

落笔皆是人间

□陆绍阳

“海派四杰”之一的任伯年曾随族叔任薰在宁波学画、卖画四年，他曾在画上题写长跋记叙过那段难忘的时光：“宵篝灯，雨戴笠，琴歌酒赋，探胜寻幽，相赏无虚日。江山之助，友生之乐，斯游洵不负矣！”可见他在宁波的日子过得顺畅，结识了一帮新朋友，大家平日里一起览胜优游，溪山作伴，云月为俦。他曾到镇海的姚家大屋小住，据老一辈人回忆，任伯年还饶有兴趣帮人绘制窗花，他对民间技艺相当熟悉。宁波为宁式家具的故乡，朱金漆木雕工艺盛行，家具上所雕内容多是喜庆吉事、民间传说，画面充实，色彩丰富，任伯年从中汲取了不少营养。那时，任伯年常以“四季平安”“三阳开泰”“竹报三多”“岁朝清供”等受市民欢迎的题材作画。

离开宁波后，任伯年曾到苏州小住。苏州是“吴门画派”的大本营，也是桃花坞民间年画的发祥地，桃花坞年画的秀雅之风在他日后的创作中也留下印迹。到上海后，任伯年在“古香室”签店，暂以画扇面谋生。任伯年还学会了泥塑，据说他做泥塑时看人不看泥，隔着桌子和人谈笑着，双手在桌子底下捏泥，片刻即成。19世纪后半叶上海开埠，新兴市民阶层对画的需求量大增，这也传递了一个信息，艺术已从文人雅玩走向大众的趋势。张鸣珂在《寒松阁谈艺录》一文中写道：“而以砚田为生者，亦皆于于而来，侨居卖画。公寿、伯年最为杰出”，以至于到了“屠夫俗子，得其片纸以为荣”的地步。当时的任伯年已经名声在外，是个全才，徐悲鸿先生称任伯年“人像、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工写、粗写，莫不高妙造诣”。

任伯年的画之所以受欢迎，跟

他受民间艺术的滋养有密切关系，民间艺术通常带有实用性、通俗性、故事性和装饰性等特点。民间美术重实用性。年少时，任伯年跟他父亲学写真，发蒙阶段就学习开脸、衣纹、设色等技法，写真不光要画得像，还要做一定程度的美化。后来，因为学素描、写生，更提升了他的写实能力，有一次他只画了人的背面，友人一眼就认出是谁。他“抓大形、抓神气”的能力突出，无锡博物院收藏了一幅任伯年在1892年所绘《钟馗图》，可谓精彩绝伦，钟馗坐在矮凳上，双手抱腿，悠闲自在，目视远处，作旁观状，这与怒目金刚的旧式神像完全两样，恍若一位在自家门口晒太阳的老人，这种从神到凡人，从威严到放松，甚至带点倦态的造型，有一种超前性，更贴合现代人的内心需求。任伯年画中的内容不古怪、形式不奇崛，他的绘画题材广泛，从神话传说、历史掌故，到现实生活，尽收笔底，既通俗，又饶有趣味，任伯年笔下翻飞的燕子，花鸟画家画燕子都在学他。任伯年善于通过图像讲故事，正应了“画中必有戏，百看才不腻”的说法，他画人物，往往捕捉戏剧性瞬间，这就容易吸引人。任伯年吸收了民间美术色彩浓丽、大开大合、气氛热烈的特点，他懂得民间对“喜气”的需求，色彩处理要显眼，但又不能太过头，这个度的掌握就考验画家的经验和审美力，特别是色彩之间的对比和过渡关系，要让色块看上去既夺目，又不突兀。法国画家达仰先生赞叹道：“多么活泼的天机，在这些鲜明的水彩里，多么微妙的和谐。”

任伯年的创作始于民间，但不止于民间。他用古人于新意，以我法造天地。他一方面临摹古画，吸收文人体系的精华。他到上海后，眼界进一步开阔，在朋友家看到八大山人的画，着迷得很，就细心揣摩，他追摹徐渭、石涛、陈洪绶等大家，真心服膺文人画的笔墨之境。另一方面，任伯年突破文人画“逸笔草草”的规范，以写实性方式革新传统，虚实结合，解决了晚清时期人物画“有形无神”的问题。在人物画上，陈洪绶、梁楷的古意造型、西画的明暗光影，水彩的透明质感，都可以为我所用，在融汇中形成新的面目。传统工笔画花卉时讲究“线条为骨，三矾九染，层层设色”，但任伯年不拘于前人精细的勾填处理方式，凭借他深厚的笔墨功夫，直接挥写，一笔成形，花瓣的形态、厚度与质感尽在其中了。他更善于捕捉禽鸟的瞬间动势，让花鸟画从书斋清供的符号中“活”起来。

一生以画为生，落笔皆是人间。任伯年的画不装雅，不避俗，就让人觉得“好看”、“令人喜”，经他和那些“海派”同道的努力，文人画获得新的社会基础和生命力，走通了一条从传统通向现代的航道！至今看来，那份满纸的生趣与笔底的韶秀，仍是中国画里最动人的那一类。

沈荡读余华

□黄彦华



因余华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闻名的沈荡胜利饭店。资料图

初读余华，缘起于《收获》。1992年，读完刊载在杂志上的《活着》，整个人便长久沉陷在浓得化不开的沉郁情绪里，久久无法释怀。

待到1995年，再次在《收获》上遇见余华的文字，我几番犹豫挣扎，才终于鼓足勇气翻开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。书中写尽人间疾苦，字字戳心，阅读时几度哽咽，泪水不知悄然滑落多少回。自那以后，我便不敢再触碰他的文字。这份郁结深埋心底，一晃，竟成了横跨30年的心结。

久闻海盐沈荡是余华的灵感原乡，是滋养他文字与故事的江南故土，心向往之久矣。于是，我约上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同学，结伴奔赴沈荡古镇，赴一场专属自己的阅读疗愈。

余华在海盐生活了三十载，而沈荡，更是他创作生涯里不可或缺的一方精神厚土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他常摇船渡河，穿梭在古镇的街头巷尾，搜集乡野趣闻，走访市井百姓，倾听最鲜活的人间烟火。这里的石桥流水、老街民居、寻常烟火，都化作他笔下鲜活的创作素材，沈荡也因此成为他小说里，兼具烟火气息与时代质感的文学坐标。

踏入沈荡，满眼皆是清简质朴的江南水乡风情。白墙黛瓦依水而筑，青石板路蜿蜒绵长，被岁月打磨得温润光亮；老旧街巷沉淀着时光的肌理，河水悠悠流淌，岸柳婆娑生姿。整座古镇安静恬淡，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，独留江南水乡原生的沉静与温婉。一砖一瓦藏古韵，一桥一水含清欢，缓步慢行其间，心绪不自觉便安然沉静下来。

我们循着余华笔下的文学地标缓步漫游，第一站便是因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出圈的胜利饭店。复古老招牌古朴厚重，店内陈设处处留存旧时光韵味，高度复刻了书中场景。落座点一盘炒猪肝，温二两黄酒慢酌，人间滋味，绵长

人心。

历经半生风雨，方才渐渐懂得：极致的苦难之中，总有细碎的温柔给予前行的慰藉。许三观每次卖血后的这一餐简食，是辛劳过后的自我犒赏，是苦涩日子里的一抹清甜，更是平凡人咬牙撑过艰难、认真对待生活的小小仪式。墙上余华亲笔题写的“都好吃”三字，朴素平淡，却藏着人间烟火最温暖的底色。曾经只停留在纸页间的文字，此刻变得触手可及、可感可味，尘封30年的郁结慢慢消散，心底也悄然生出了重读余华的勇气。

一路向前，漫步沈荡大桥、贡湖老街等。古桥斑驳苍劲，桥下流水潺潺，老街幽深静谧，处处弥漫着旧时光的沧桑与从容，每一步都像是走在岁月的故事里……

旧友同行，边走边谈。我们畅谈福贵一生的孤勇与坚韧，感慨孙光林的孤独与成长，叹息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浮沉与坚守。年少时读余华，看见的只有无尽悲凉；而今行走沈荡，置身这片孕育出无数故事的水土，才慢慢读懂他文字背后，那份藏于寒凉之下的深沉力量。

余华写尽人间悲欢，描摹世事寒凉，却从未否定生命本身。他以苦难写实人生，更以坚韧予人向阳前行的力量。沈荡的岁月沧桑、水乡的温润沉静，恰好契合了小说的时代底色，让清冷的文字变得温热，让遥远的故事变得真切可触。

这场迟来的沈荡之行，是奔赴初心的文学寻踪，也是与自我的温柔和解。跨越30年的心结，终于在古镇流水、老街烟火、黄酒书香里慢慢消解。

原来，活着本身，就是生命全部的意义。接纳世事无常，坦然直面风雨，在困顿岁月向阳而生。平凡身躯，怀揣柔软心意，守住生命的坚韧，便是岁月给我们的最好馈赠。



任伯年画的《钟馗图》。资料图